



世界经典名著

逃婚记

〔英〕巴巴拉·卡特兰 著

杜立志 译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目 录

第一章	1
第二章	17
第三章	35
第四章	54
第五章	72
第六章	80
第七章	95
第八章	110
第九章	126

第一章

一八八六年

紧跟在一队吹奏着喇叭的乐队之后，王室的行列走进了舞会。贵妇们纷纷屈膝敬礼，她们那些珠光宝气的头饰几乎碰到了地板。

塔笛卡望着那无数的拖地长裙，就象在风中摇曳的花朵一样，她突然获得一阵美感。

威尔斯王子和王妃走到皇家座位上，一阵鼓声，乐队奏起了“天佑女王”。

一个在白金汉宫举行的皇家舞会，当然比塔笛卡从前参加过的普通舞会更有吸引力和令人兴奋。不但女士们眩目的珠宝使得这个舞会光芒万丈，而男士们也有着多姿多采的一面。

最动人的莫过于那些缀满勋章的制服，还有大使们绣花的大礼服、裤短及膝的朝服，它们都佩着勋位最高的嘉德勋章。

威尔斯王妃是当今最美丽的女人。她穿着银白色织绵缎的衣服，戴着缀有白色鸵鸟毛的面纱。她一出现，使得坐中的其他女人都失色了。

“法国人说得对，”塔笛卡这样想。“英国是美女之邦。”

皇室行列由张伯伦爵士引导，肯默尔爵士现在已经不露面了。



所有的贵族男女和宾客都跟着王子和王妃走进舞池。王子夫妇首先开舞，他们跟着乐声以文雅而优美的舞步跳着。

塔笛卡站在她的继母旁边。她的继母坐在镶着红色天鹅绒的大使席上。

还没有人来邀请塔笛卡跳舞。不过，她知道等到这正式的舞过去之后，她就会有許多舞伴。

“你看，龙侯爵是个多么漂亮的男人呀？”她听见坐在她继母旁边的一个大使夫人说。

“嗯！是很杰出！”林治夫人表示同意说。“我一向认为费罕伯爵很不错。苏格兰人在这种场合中当然显得出众啦！”

大使夫人大笑起来。

“英国人得注意他们的荣誉了。不过，自从斯楚格雷公爵不再光临我们的舞会以后，竞争已不太剧烈了。”

“我很怀念他。”林治夫人说。“我一向都认为他是我所看见过最英俊的男人。”

“我们通通都这样想。”大使夫人微笑着。“多可惜呀！真是太可惜了！他居然把自己关在北方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说，”林治夫人说。“自从那次悲剧之后，他就脱离了社交生活？”

“我听说他甚至不接受去巴尔摩劳的邀请。事实上……”

大使夫人压低了声音，使得塔笛卡听不到她说的话。

塔笛卡本来不怎么注意听她们的话，这样一来，她反而有点好奇了。到底那个人是谁，竟使得继母对他赞不绝



口。

林治夫人吹毛求疵的毛病是出了名的，她对谁都瞧不起。

一个穿着灿烂夺目的军服的年轻人向塔笛卡鞠躬邀舞。他是一名卫士，曾经追求过塔笛卡，她本来希望今天晚上能躲开他，但是由于还没有人来请她共舞，她只好答应。

“我一定要见你。”他们一走到监护人听不见的地方，他就立刻这样说。

“你昨晚见到我了。”塔笛卡回答说。“还有前晚。”

“我的意思是只有我们两个。”

“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一定可以找得到我们会面地方的，你可以对你继母说你要到图书馆或者大英博物馆去。找出任何她不会怀疑的理由。”

“我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

塔笛卡的声音冷冷的。年轻人热切地瞥了她一眼，说：“你知道理由的。我告诉过你很多次，我爱你。”

“我也告诉过你很多次了。”塔笛卡说。“我不要听你的话。事实上我也不会那样做。”

“要是我向令尊方面进行呢？”

“我相信他也会拒绝你。让我把话说清楚吧！我并不想嫁给你，也不会跟任何人结婚。”

“我有什么不好？你为什么不爱我？”

“我很抱歉。韦特令罕上尉，”塔笛卡坚定地说。“我想我们不必再讨论下去了。”



“那我怎么办？”他绝望地说。

“我也不知道啊！”塔笛卡说。

一曲告终，她回到继母身边。

韦特令罕上尉跟着她，浑身不自在到站在两个女人之间寒暄着，直到下一次音乐开始。

塔笛卡游目四顾舞会上的一切：那无数的鲜花、白色镶金的柱子、皇室的座位、公爵夫人的红天鹅绒椅子。乐队是在走廊上演奏，少数的贵宾站在一条长长的红绳索后面。

那些侍从武官、皇家仆役都站在走廊和楼梯上，其中军人的制服最多姿多采。

另外一个年轻人来邀她共舞，她也象刚才对韦特令罕上尉那样冷冷的。

只不过她第五次回到继母身边，林治夫人就说：“这支舞曲完了以后，我和你父亲就要去参加皇室的晚宴。卡绍夫人答应做你和另外几位小姐的监护人，你跳完舞记得要到她那里去。”

“不，继母。”塔笛卡回答说。

林治夫人并没有留意她的话，她正望著她的丈夫，他穿着大使的服装，看起来器宇轩昂。他正穿过人群走向她。

贵宾们跟在威尔斯王子和王妃后面走向镶金的餐厅时，趁着混乱，塔笛卡偷偷溜跑了。她怕韦特令罕上尉再找她跳舞，而她实在不想跟他再讨论那件事。

她离开舞厅，穿过一间很大的接待室，发现自己走进一间比较小的接待室里。

在这个晚上稍早的时候，林治夫人曾陪她和她一个舞



伴在这里参观女皇和孙辈在一起的一幅画像。

她对画像并无兴趣，不过她注意到这里有一扇落地大窗可通阳台，她突然想到花园，里看看。

现在，她走过房间，置身于温暖七月的夜晚中。

花园，正如她所想象的，非常可爱。树上都缀有小灯，一轮苍白的月亮升空时，还可以看到草地、花坛，以及远处的一个喷泉。

塔笛卡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
她常常感到人类的侵略性和占有欲，而大自然的美所给予她的快乐与满足，是没有人比得上的。

今天整个下午，她都陪着继母去拜访她的朋友，作一些无聊的社交谈话。现在，她第一次感到自由、解脱，仿佛可以呼吸了。

“没有一样东西比月光下的花园更可爱的了。”她想，尤其这是御花园。

当她正在神游于她自己幻想的世界时，一个声音使她回到现实里。

“美丽的小姐，你一个人在这里想什么呀？”

她迅速转过头来，发现一个高大的男人站在她身后，这个人她在今天晚上曾经注意到。

现在这个人正用一种极其优雅的姿势抽着雪茄，烟草味把花香都遮盖了。

塔笛卡没有回答，她不知该怎样去跟一个未经介绍过的人说话。于是，那个人又说了：

“你是塔笛卡·林治。我认识你的父亲，也认识你的母亲。”



“你认识我母亲？”塔笛卡的声调显得很热切。

“是呀！我还是先介绍我自己吧！我是克劳利爵士。”

“我听过你的大名，”塔笛卡说。“爸爸常常提到您在赛马方面的成就。”

“我是有几匹好马，”克劳利爵士不感兴趣地说。“我早就想跟你见面了，塔笛卡。”

他这样熟不拘礼地称呼着她的名字使她呆住了。她问：“是因为你认得我妈妈吗？”

“她真美丽，”克劳利爵士说。“你长得很象她。”

“我也常常希望能够这样，”塔笛卡说。“我记得她是我心目中最可爱的人，不过她在我十岁时就去世了。”

她的声音里有着渴望之情，月光照在她脸上，现出她眼中的哀伤之色。她的眼睛是那么大，显得她鹅蛋形的小脸更小了。

无疑地，她在舞会的少女群中是最突出而气质最优雅的一个。

在她完美的脸孔上，深深的大眼睛，以及浓黑的头发似乎有点神秘而且不象英国人。

克劳利爵士走近一点，靠在阳台的栏杆上。

“我还认得你的外祖父，”他说。“八年前我在俄国跟他住在一起。”

塔笛卡没有说话，只是充满疑问地望着他。

“我跟他谈过你的母亲。”

塔笛卡镇静地等候着。

“我以为她的死也许可以使那位顽固的老人心肠变软一点。”他继续说。“但是考宾斯基王子只说了一句话：



“我的女儿？我没有女儿呀！”

塔笛卡深深吸了一口气。

“我在小时候就希望有一天能够会晤我的俄国亲戚。”

“王子已经去世了，”克劳利爵士说。“不过，一定还有很多阿姨、舅舅及表兄弟姊妹们会欢迎你的。”

“我不相信。”塔笛卡说。“而且，他们那样对待我母亲，我绝不会宽恕他们。”

“亲爱的，你母亲跟你父亲私奔呀！”

“那算是犯罪吗？”塔笛卡热切地问。“他们彼此相爱呀！俄国人当然也有感情，懂得恋爱的吧？”

“那么，你懂得吗？”

克劳利的声音里有一种新的成份，这使得塔笛卡机警地望向他。

他一定超过四十岁了，她想。他从前可能很英俊，可是现在却太胖了，而且穿着太华丽。

她从经验中认识了他那种眼色，于是她转过头望向花园。

“再谈谈我母亲吧！”她静静地说。

“我却宁愿谈你。你几岁了，塔笛卡？”

“我已经过了十八岁了。”塔笛卡说。“我去年本来就应该出来参加社交活动，不过因为我的祖母去世了，我们都在守孝。”

“虽然你迟了一年，可是你还是男人心目中最可爱的女孩。”

“谢谢你的夸奖，”她礼貌地回答，可是声调冷冷的。



“现在我得回到舞会里去了。假使里面不是那么热，我也不会离开的。”

“不用忙，”克劳利爵士说。“你父亲和继母现在皇家的行列里，我看见他们正要去吃晚饭。”

“当然你也应该在那里哪！爵爷。”

“我想跟你说话嘛！”

“所以你跟踪我？”

“是的。我看见你开溜，就找了一个借口，为了你而离开我应陪伴的女士。”

“我认为那是没有必要而且不仁慈的。”塔笛卡说。

“也许她会肚子饿。”

“我相信有一位正在守候着的侍从武官会取代我的位置。”克劳利爵士说。“不过，我为了你而牺牲晚饭，你起码也应该请我客吧？”

塔笛卡缄默着。她知道自己不喜欢这个体格魁梧而狂妄自大的人。这个人有些地方使她内心非常害怕。

她对一个人的观察从来不会错的。

她遇见某一个人，马上就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不可靠。有时，她跟一个人见过一次面，以后就要设法避开。

她想：她这种本能，大概是由于跟着从事外交工作的父亲，几乎跑遍了欧洲的国家之故。

她的教育在很多方面可能是疏忽了，不过人们对此并不关心，尤其是男人。

“你真是非常的美丽。”克劳利爵士望着她静静地说。塔笛卡觉得他好象在称赞一匹马。“你是在恋爱吗？”

他这样问使得她感到非常意外，她吃了一惊。



“不是，当然不是！”她急促地回答。

“可是你谈到爱时，好象懂得我们每个人都梦寐以求的那种令人兴奋的滋味。”

“我从来没有恋爱过。”

“可是你在渴望着它，”克劳利爵士说。“哪一个女人不是日夜在等候她梦中的白马王子呢？”

他的声调中有着嘲讽的成份。塔笛卡不假思索地问，“你结过婚了吧？爵爷。”

“我曾经结过婚，”他纠正她。“不过，我已经做了五年鳏夫了。”

“我很难过。”

“你用不着安慰我，”他说。“我并不怀念我的妻子。我们两个人在各方面都合不来。”

塔笛卡诧异地望着他。

“那你为什么要娶她？”她问。

说出来以后，她又觉得未免有点交浅言深，过于唐突。于是她在他还没有回答以前，又急急地说：“对不起！我向你道歉，我不应该问的，现在我得回到舞会里去了，爵爷。”

她举步想走向窗口，但是他伸出手来捉住她。

“我要你在这儿陪我，”他说。“我要你跟我聊天。塔笛卡，我想吻你想得比什么都重要。”

她想抽出她的手，可是他不肯放。他想用手臂搂着她，她只好挤命往后退。

“请你放开我。”

她的声音冷冷的。要是换了一个年轻人，他一定不敢



造次；可是克劳利爵士只是大笑。

“你说的话表示出你身上流着俄国皇室的血液。我可以看得出，小塔笛卡，你曾拿鞭子在匍伏脚下的农奴面前挥动，或者驾着雪橇飞跃雪地。”

他继续说下去，声音低沉了一些。“你绝对不会冷漠无情的，所以我想吻你的嘴唇来感受那如火的热情。”

“你怎敢说这样的话？”塔笛卡光火了。“你知道你没有权这样做的。”

“你有什么办法阻止我？”

他勇敢地向她挑战。她感到有一点恐惧，不过，她还是傲然地说：“我想我父亲不能忍受他的女儿被侮辱的，尤其是被一个自称是他的朋友的人。”

“你以为你父亲会相信我是在侮辱你吗？”克劳利问。

塔笛卡非常痛恨他嘲讽的声音以及轻佻的微笑。

“我要回到舞会里，请你让路。”

她把手从他的手中抽开，一面大胆地望着他。

有一会儿她以为他会拒绝，然而他似乎改变了主意。

“很好，我带你回舞会去。我要跟你跳舞，把你抱在怀中。”

“我不跟你跳。”塔笛卡声明。

当她走在前面穿过接待室时，她明显地察觉到他走在她旁边。他是那么沉静而充满自信，认为她一定会答应他。

他们走进舞会，一只舞正在进行着。在她要跑开之前，他的手臂已环抱着她的腰。

她使自己变得很僵直，希望不必靠语言而能把自己的



不快传递给他。但是在他们跳舞的时候，她发觉他一直用危险的眼色注视着她，她的沉默一点也没有困扰到他。

他跳得很好，那是她想不到的。由于她的动作一向很优雅，所以她也没办法使自己变得太僵硬，即使她对他放在她背上的手感到很讨厌时也是如此。

“我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你？明天？”

“我很忙。”她简短地回答。

“我要带你坐车去逛公园。”

“我不能接受你的邀请。”

她的声音是讽刺性的，他笑了起来。

“你是想拒绝我的献殷勤？”

他在逼她回答。

“让我把话说清楚好吗？克劳利爵士。我很感谢你的邀请，不过，无论明天或者任何一天，我都无意接受。”

“你知道吗？”他说。“当你生气的时候，你的眼睛象火一样闪着光。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女人在愤怒时如此诱人，她们在这个时候都很难看；而你却比安静时更美丽。”

“我并不希望你奉承我。”

“这不是奉承，是事实……”

他正说着，音乐停止了。

“你会再和我跳吗？”他再问她。

“我想你会知道答案的。”她回答。

他大笑，仿佛她在谈一件有趣的事。

“你十分年轻，”他说，“可是我还是想吻你。”

她愤怒地望了他一会儿，然后掉头走向卡绍夫人那



里。

从白金汉宫驱车回家时，林治夫人一面打哈欠一面说：“好热啊！不过我还是认为这是白金汉宫最好的舞会之一。多明尼克，你觉得呢？”

“我很欣赏它。”多明尼克爵士说。

他一面说一面用手碰了一下他的女儿，她坐在他们对面的小座位上，背向着马匹。

“你喜欢它吗？塔笛卡。”他问。“很多人都为你的漂亮向我恭贺哩！”

“这是一个五光十色的舞会。”塔笛卡回答。

“我看见你每一只舞都跳。谁带你下去吃晚饭的？”她的父亲说。

“我没有去吃，”塔笛卡说。“好几个舞伴提议陪我去吃饭，但是我宁愿跳舞。”

“当我做女孩子的时候，”林治夫人说。“我发现假使手中有一杯酒，又有美味的食物可吃，那就比较容易调情得多。”

多明尼克爵士大笑。

“爱莲，不要胡说！我记得我们在维也纳初次见面时，在花园里我们每舞必跳，使得一间鸽舍里的鸽子起了大大的骚动。”

“那是真的，”林治夫人说。“不过，你很容易说服别人呀！多明尼克。”

“我认为是你说服我的。”他回答说。

塔笛卡相信那是真的。从她的继母看到她父亲那一刻开始，她就决心要嫁给他。



他拒绝过许多女人的献媚，对她却是第一次没有设防。

现在塔笛卡知道，在那张美丽而没有内涵的脸后却有着钢铁般的意志，那个风流的小寡妇是决心要捕获这个男人不让他逃走的。

多明尼克爵士没有逃走，塔笛卡在十六岁的时候，已与父亲过了多年相依为命的生活，现在有人与她争宠了。

“我吩咐车夫到白家时要停一下。”当马车驶到圣詹姆斯路时，多明尼克爵士说。

“你不会太晚回家吧？多明尼克。”林治夫人急促地说。

“不会的，”他回答。“不过我答应过他，佛瑞迪开派对时我要顺道拜访他。我相信这次赌注会很高。”

“那么不要赌钱啊！”林治夫人警告他。“你知道我们赌不起的。”

“这点，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。”多明尼克爵士回答，他的声调中似有一丝痛苦。

马车停了下来，他俯身向前吻了塔笛卡的面颊。

“晚安，我的乖女儿。”他说。

她注视他穿过人行道走进他的俱乐部。无疑地，多明尼克爵士虽然接近六十岁了，不过他还是一个英俊而有吸引力的男人。

一个随从把马车的门关上，爬上御者的座位。

“你的父亲在为钱财担忧。”马车开动时，林治夫人说。

“他一直就是这样嘛！”塔笛卡轻轻地回答。



“那么，既然你知道他的困难，我不明白你何以袖手旁观？”

塔笛卡不说话，她的继母又说下去：

“我认为你父亲过去对你太慷慨了。他花了一大笔钱让你在伦敦过社交季节，他实在是供不起的。现在是七月十九日，我看得出那些钱是白白浪费了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”塔笛卡慢慢地说。“因为我还没有订婚？”

“有那么多的男人想追求你，你即使再吹毛求疵，也应该挑选出一个来吧？”

林治夫人的声调带着苛责的意味，塔笛卡在回答的时候忍不住涨红了脸。

“我很抱歉，继母。可是在过去两个月中，我没有爱上任何一个我遇见的男人。”

“爱上？”林治夫人斥责地说。“谁叫你去谈恋爱？我们要你做的只是嫁给一个有钱人罢了。到目前为止，我看见有好几个人合乎这个条件的。”

塔笛卡不回答，她又继续说：

“我很清楚你这种行为是为了阻止他们接近你父亲。我不是傻瓜！塔笛卡你可以欺骗你的父亲，可绝对骗不过我。你是冷酷的，你几乎是在一个男人还没有开口向你求婚之前就拒绝了他。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塔笛卡问。

“希伦夫人今晚告诉我，你是如何的使得她的儿子闷闷不乐。他告诉他母亲，你在他开口之前就打断了他的话。”



“你别想我会嫁给希伦爵士！”塔笛卡叫了起来。“他是个绣花枕头，也是个白痴！”

“他在威尔沙有一份大产业，希伦又是望族。”林治夫人反驳她。

“你真的要我答应希伦爵士？”塔笛卡把眼睛睁得大大地望着她。

“我是在认真的建议：他是一个没有妆奁的女孩的好对象，而这个女孩又正在增加她父亲和他妻子的负担。”

“我相信爸爸并不希望这样。”

“只要我跟他说他就会那样想。”林治夫人急促地说。“我只不过三十四岁，但假使你以为我愿意整天陪着你去参加社交活动，那你一定是疯了。”

她们彼此都知道她已过了三十八岁的生日，不过这不是纠正这些细节的时刻。

“让我参加这个社交季节并不是我的意思，”过了一会儿塔笛卡说。“我倒宁愿回去念书。”

“你想念书？”林治夫人打断她的话。“除非你嫁一个肯替你到图书馆借书的男人才有这种福份啊！不要胡闹了，塔笛卡！你的父亲在外交圈里很受人尊敬，他自然希望他的女儿嫁得好。而且，据我所知，你越早嫁出越好。”

“这些话你早已说过了。”

“可是你根本当作是风边耳，”林治夫人生气地说：“我要向你说明清楚，塔笛卡，你不能再这样做了。你拒男人千里之外，又不准他们接近你父亲。”

“假使我不愿意嫁给给他们，他们跟爸爸又有什么好谈的呢？”

